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華光楣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一

宋杜大珪編

潁濵遺老傳上

蘇轍

潁濵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閲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庻幾

能明吾學者毋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于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于此乎無憂于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

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三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来宫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蠱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

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困窮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敵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

而以直稾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

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乏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于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竢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

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
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陝
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
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
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
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
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
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輙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

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之

者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輙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後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

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税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説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吕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

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茍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

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禁鹽鐵之舊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吕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

也今朝廷既罷黜小臣至于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按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過也夫為大

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

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恨呂惠卿始謟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于仇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觀自便不預貶竄轍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踰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為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

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輙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寛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趂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户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

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衆皆以為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

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歳而親祀必徧降及近世歳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歳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

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

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轍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月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

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輙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為當初神宗以夏國内亂用兵攻討於熈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

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
稟守未決轍言曰昔者西人雖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
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
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
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
為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
復為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
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

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内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

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于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决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

令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
宣喻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
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
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有羽書沓至
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
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
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為中
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

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為重事中書侍郎呂徽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敵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為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

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

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户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内帑别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

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粮清汁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于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户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違近制卒

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為它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

權任之重非它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輙以三司舊職分建他

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辨事為效則不恤財之
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
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
否同病府庫卒空令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
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
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
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
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

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户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津渡無船然後

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令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

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

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户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

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

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

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

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則傷財害民户部無所逃其責矣

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

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戸部矣朝廷以為然

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為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

父同詳定六曹條例予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

悦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

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

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内銓令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

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令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

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禄吏通賕賂則不欲

人多以分所得令行重法給重禄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令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爲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寔立額竢吏

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
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
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
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竢他日見闕不補
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
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為己功以問三省
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
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

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為上名所壓者即為擬出上名於他司閑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擬入省曹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徽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洶洶徽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徽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余杭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彼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

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

伏苓賦等北人類相愛敬者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二　宋杜大珪編

潁濵遺老傳下　蘇轍

還朝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説以揺撼在位吕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

宣仁后疑不決輙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

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

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于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彼此如一無一

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
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
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
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
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
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
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

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頼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令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

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覘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揺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

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

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于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

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

法庶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案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

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

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户以差為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為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為損非細又熈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户並出役錢上户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

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臣請且借畿內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

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熙寧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户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闇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

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于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于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撼揺衆聽矣伏乞宣喻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遂廵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恥過終莫肯改比輙為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

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薦前徵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

見令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
勢一合非獨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且朝
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閙矣
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
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然今未
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
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切與兄
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

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以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為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為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既以罪

去微仲知轍無定有相安之意然其為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

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諤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為是而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喻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

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

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令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項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于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

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于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

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横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柰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輙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乗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

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㣲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

善可遂戒敕邊臣徽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没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絶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熈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熈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卨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

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禼熈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禼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熈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胷中矣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為諫官論黄河東流之害及為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

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于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俟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堤坊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苹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柰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

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為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并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别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坊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黄河常

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黄河西岸有䦨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門貼築西堤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于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蹔時且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

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盖未可知臣等昨于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令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它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尚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險儌幸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天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

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蹔往乎姑别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

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
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
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旨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
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繩臣
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繩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
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繩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
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
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

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縁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没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令兩問猶未荅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嘆久之深以所言為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

議河事令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吴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揺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徼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后是非終不能決㑹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

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徽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
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徽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
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
轍告之曰當與徽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柰
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
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
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徽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
撫許沖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

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特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

遼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閤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議定至

于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㫖内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説以扇惑羣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

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覩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墯之兵置寄禄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

禄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膚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

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説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絶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扵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

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歳不用之人人懐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說李鄧從而媒糵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别駕雷州安置未朞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僦富民屋以居

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潁州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宫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于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于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附於其庚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

諸子矣予居潁州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濵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於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

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三　宋杜大珪編

文忠烈公彦博傳　實録

紹聖四年四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彦博薨彦博字寛夫汾州介休人父洎贈太師韓國公彦博天聖五年中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濟州翼城并州榆次縣改太常博士通判兖州景祐四年御史中丞張觀薦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丁父憂服除還舊職

會西鄙用兵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置獄鄜郡而推劾枝蔓久不即誅彥博請嚴軍法以重將權仁宗嘉納之康定元年元昊陷金明寨詔劉平自環慶倍道兼行與石元孫黃德和合兵援延州五龍川遇覆敗績德和率所部先遁平元孫皆為敵執德和妄奏平等降賊遣彥博至河中鞫勘具得姦狀德和伏誅為河東轉運副使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而城彥博父洎為轉運使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說常領并州兵

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於銀城比為河外直道自折德扆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弗治將復奏之未及而卒彥博領漕事遂通銀城由是州有儲粟慶歷元年元昊圍麟州二十日知城中有備解去初并代總管王亢鈐轄康德輿楊懷志檄調芻粟彥博籍數州民餽運以俟出兵亢等按兵府州閉壘自守及陷豐川始出屯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謂寇復至入保城郭棄所齎於路彥博以其事聞且言西事

未寧悍邊全籍良將允等材駑下必致敗事願正典刑別擇武臣付以邊事允等悉坐貶秩除尚書戶部員外郎直史館三年遷天章閣待制轉運使元昊復寇西鄙葛懷敏等敗績三年以彥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未行徙秦州守邊有威名虜不敢犯四年除樞密閣直學士知益州建言本路兵馬久不曾習戰請立訓練之法又言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千餘騎請易以步軍詔從之七年擢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參知

政事貝州宣毅十將王則挾妖術與州校張巒卜吉謀反閉城拒守改年置官屬河北遣將勒兵傅城下命權知開封府明鎬體量安撫師久未克彥博請行因命為宣撫使鎬副之至則督將攻城旬餘未下諜言賊欲潛兵出邀虜使輜重鎬先遣殿侍安素伏兵敗之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入貝州南臨御河秀等潛於岸下夜穿晝匿穴成窒以褐袍走白彥博募死士二百銜枚由穴進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既出登城殺守陴者

垂絙引城下人賊以火牛突登者不能拒頗却遂身被創援戈刺牛牛退走践賊潰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與羣黨悉誅除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彦博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若稍旌恬退守道者則躁競庶幾知耻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悉被甄擢與樞密使龐籍同議省兵民汰為民者六萬减廪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為久衣食於官不願為農且習弓刀一旦散之閭

闒必為盜賊仁宗亦疑之以問彥博對曰公私困竭正
坐冗兵果有恵臣願死之皇祐元年除吏部侍郎昭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二年大饗明堂禮畢彥博與宋庠
高若訥修纂儀注起自降詔訖于禮成係日以書為大
享明堂記二十卷目録一卷又以親被訓諭退而紀録
者為紀要二卷書成仁宗為製序引詔褒答鏤板賜近
臣除禮部侍郎尚書三年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彥
博專權植黨知益州日以間金奇錦因内小臣遺宫掖

及參大政與諫官吳奎相表裏欺君固寵貝州賊平乃明鎬之功彥博幸會遂叨相位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為謀身之計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介面論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辭益堅詔送臺劾介既下彥博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召當制舍人即殿廬草制貶英州別駕彥博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許州翌日出吳奎知密州知諫院包拯上疏留奎仁宗曰介言奎拯陰結彥博觀此奏不誣也四年徙

知青州五年再徙秦州尋除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再入為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宣麻之日上遣黄門覘於庭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明年正月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于殿閤召内侍史志聰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漏彥博叱曰上暴疾係國安危惟爾專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白違當從軍法二府議留宿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說祈禳大慶殿

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志聰等又白非故事彥博曰豈諭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彥博曰此時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禁卒告都虞候變者同列欲捕治彥博不可乃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謹畏可保彥博曰此卒者怨誣之爾宜亟誅以靖衆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仁宗疾已沆譖之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變者彥博以沆判聞上意乃解嘉祐二年監修國史御史吳

中復乞召唐介還朝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
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
復奏召用之三年三司鹽鐵使郭申錫與河北都轉運
使李參議河事不協訟參參密遣指使高守忠齎黃河
畫圖入中書私屬彥博御史張伯玉彈奏參姦邪結託
命待制盧士宗司諫吳中復雜案申錫所訟及彈文不
實申錫坐貶滁州彥博尋以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河陽
三城節度判河南府四年封潞國公五年易節保平軍

判大名府改成德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太原府俄復保平軍節度判河南丁母憂八年英宗即位起復同平章事成德軍節度加冠軍大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三上表乞終喪許之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力辭不受治平二年服闋復以舊官判河南尋除侍中淮南節度使判永興入為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徙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元年河北糴便司言軍儲艱乏神宗欲於貴糴州軍減住營兵額彥博曰自古募營兵遇事息輒罷漢

文帝恭儉至武帝時府庫充實因用兵遂致公私匱乏
呂公弼以謂邊兵不可多減遇大閱師旅寡弱啟侮夷
狄彥博曰自有戍卒不至闕事也二年相陳升之詔彥
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
言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右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
知白上臣忝文臣粗知禮義不敢紊亂朝著固辭乃從
三年夏人犯大順城至慶州李復圭以陣圖方畧授鈐
轄李信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輒使出戰信等如教失

利退走復圭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繫獄奏從軍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王安石白上以復圭事為當信等伏誅人皆寃之四年軍亂召二府對資政殿輔臣深以用兵為憂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爾王安石曰朝廷求去民害何不可若萬事隳頽如西晋風兹益亂也安石知為已發故力

排之監察御史張商英言樞密吏任遠恣横使副黨庇不案彦博與吴充蔡挺家居待罪遣吏送印中書不受詔趣入院彦博請以其章付有司正典刑商英陰助中書故彦博等不能平會王安石亦不直商英坐貶監荆南商税彦博乃起視事六年除守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七年徙判大名府初選人李公義為鐵龍爪以濬河宦官黄懐信更作濬川把天下指笑以為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淵都水外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

奏功求賞言疏導水勢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朝廷疑其妄下大名府保奏彦博言河水汗漫非把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嘗用把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欺罔奏至上不悦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主簿陳祐甫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彦博言子淵乃求對言本等意安石罷彦博必相故附會其説且先詣彦博納拜宴飲于是知雜御史蔡確亦言本奉使不公詔確與諫官黄履雜治置獄逮

繫二百餘人數月獄成子淵及本等皆重坐彥博勿問

熈寧七年遼人再遣蕭禧議地界命内侍裴昱賜彥博

手詔問所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彥博奏中國禦戎守

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彼雖詭辭難奪正論若不計曲

直利害敢萌犯順之心則預備之要足食足兵堅修城

壁保全人民以主待客以逸待勞理必勝矣或曰先發

制人意在輕動或曰乘其未備襲取燕薊事不審處後

將噬臍非王師萬全之舉也九年除守太保再任力辭

太保許之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

王堯臣子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內外寒心先臣

參預朝政與宰相文彥博富弼請立英宗皇帝為嗣仁

宗感悟開納大計遂定會彥博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

宗以問彥博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

子之明慈聖擁祐之力臣等何功神宗曰雖云天命亦

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

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為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

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嘗有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末韓琦等卒就大事盖琦等功也神宗曰議論於至和時發端爲難仁宗意已定其後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事前後不相掩也卿宜盡録本末將付史官彦博乃具奏其詳於是手詔中書曰彦博禀德深厚善不自伐懐此大功絶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今縁故臣子明其父勲始得本末及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爾遂加彦博河東永興軍節度使録其子宗道爲承事郎彦博亦力辭兩鎮宴餞瓊林

輔臣皆預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四年遣內侍王中正往鄜延體量經制邊事中正既行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從者將之而西主兵官不敢違至西京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六年請老除守太師河東永興軍節度使彥博又固辭許罷兩鎮以守太師致仕元祐初議除彥博三省長官御史劉摯等在言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邊事河防及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恩遇甚渥已而

彥博屢抗章請去五年復以太師致仕紹聖初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成烈怨疾先朝以理財裕民之政為暴刻箕歛之科以經武斥地之勳為冦攘草竊之計落河東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降授太子太傅辛年九十二特輟視朝一日崇寧中預元祐黨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忠烈彥博凝簡莊重顧盼有威逮事四朝薦更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再守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偏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英傑壽

俊名聞四夷熙寧中彦博在樞密府尼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司奏搢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彦博無有神宗問其故對曰但臣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元豐中判河南府與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慎言張問張燾司馬光凡十一人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光為文序其事宣徽使王拱辰守北都以書來諭曰拱辰以家洛位與

年不居數容顔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顧預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時所嘉美如此彥博雖位體隆貴而平居接物謙挹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世居洛陽彥博與之遊從甚密及顥死旣葬親為題其墓為明道先生云子恭祖貽慶齊賢保雍居中及甫維申宗道

劉右丞摯傳　　實録

紹聖四年十二月壬子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

卒摯字莘老渤海人少舉進士嘉祐中禮部奏名第一中甲科調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冀州南宫縣舊以税錢五百折絹一疋民坐破産摯上于朝請給半價時包拯領三司奏可其事縣人賴之徙江陵府觀察官以韓琦薦召試補館閣校勘遷著作郎熈寧四年自同知太常禮院改太子中允時王安石初秉政遇摯甚厚擢爲檢正中書禮房公事非其好會遷監察御史裏行未及陛對上䟽論亳州獄小人意在傾揺大臣今富弼已責顧

少寬之是時神宗皇帝勵精求治摯初面對被寵奬言皆聽納摯感遇因上疏其畧以為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材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爾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歛其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説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議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

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愼重好惡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歸于大中之道又論常平免役法陳事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下其章司農司農難詰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有詔問狀摯言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職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問狀是合與之爭口舌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乞下臣章并司農所奏外廷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願賜察納言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明

日復上䟽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扵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為巳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合動揺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葢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邉鄙之謀動邉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淤田省併州縣雜徧以䟽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官自鬻之至扵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

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
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獨
與一掾屬决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競
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羌夷之欵未入反側之兵未安
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
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
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落館職責
監衡州鹽倉故事御史不帶兼職以館職充御史自摯

始也八年復職簽書應天府判官事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丞權發遣開封府推官改奉議郎官制行以朝奉郎為尚書禮部郎中又以開封獄空賜金紫服六年春為右司郎中五月坐論事衝替明年知滑州哲宗即位召為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為侍御史論貶蔡確及言陞朝官薦進士明經冒濫學法苛細愈於治獄條目猥多過於防盜類不以禮義遇士人非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弊蹈襲剽賊有司莫能辨請雜用詩賦

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法引朱光庭王嵒叟為言官元祐元年為御史中丞詔摯與諫議大夫孫覺看詳被罪訴理在元豐八年三月赦前者摯言何必赦前自今日以前皆當看詳奏可上疏言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

路為之搔動者朝廷察其始此固已黜之矣由此觀之大約類此向卒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也眛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戢請立監司考績之制又言臣所領訴理所寃抑無甚於太學獄者本因學生告言學官陰事勘官求請事外或摭赦前事為言株連證逮所及上自侍從下至郡縣舉子無慮數百千人遠者或自閩吳赴逮本師生以茶藥帋筆通問遺而文吏當以受所監臨枉法甚

失哀矜恤刑之意用是罪多減貸擢中大夫尚書右丞二年除左丞三年夏為中書侍郎冬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材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懐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深然之且曰卿等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哉是時上臨御累年淵默未嘗出語可否政事宰執屢請時於講筵指事詢問以廣聽納其後每有顧問宰執

必申叙其説從而奏事遂以為常一日内降畫可裁定宗室冗費及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摯曰録黄當過門下令封送何人也吏言尚書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録黄初尚書吏任永壽精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具以吏姦告諸宰政丞相吕大防深然之是時户部裁冗費後省闕吏額已逾年垂就矣大防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召永壽等領之至是永壽見録

黄愕曰兩省初不與令安得此即稟大防命兩相各選吏與其事以是語摯摯曰中書用法行録黄非有意與吏為道地也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其後事畢永壽積勞補官餘吏皆遷轉有差於是外議洶洶臺諫交章論列以謂事在後省久永壽等攘去纔兩月而都司擅擬優例冒賞章疏十上大防不懌而士大夫趨利者居間交鬭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六年春拜太中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年冬言者論摯姦回險詐力引私黨

為臣不忠父死於衙委而不葬為子不孝罷相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初邢恕責官過京師書抵摯摯答有愛以俟休復之語會排岸官茹東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録以示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它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為彚稾以與後福二聖尤不悅遂罷政事云八年移守青州紹聖初詔摯謳詆聖

考愚視朕躬首陳變法之科終成棄地之令縱釋有罪以歸怨公上汙衊異己以誘脅衆心落職知黄州未至再貶為光禄卿分司南京鄭州居住四年春責為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尋卒于貶所年六十八不許歸葬是年蔡渭告言文及甫嘗書抵邢恕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之語蓋指謂摯嘗有廢立意也於是逮及甫恕等繫同文詔獄命翰林學士蔡京中書舍人蹇序辰等雜治卒無佐驗及甫恕皆被罪猶用蔡京奏明年五月

摯已死詔以前尚洙所置辭皆已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乃免摯諸子官家屬徙英州元符三年三月詔還其家屬收叙諸子五月復摯中大夫建中靖國元年因其子䟦有言官給葬事依前宰臣例崇寧元年詔追降朝議大夫大觀二年以八寶赦追復朝議大夫其後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贈通議大夫紹興元年今天子顧哀元祐故老特贈少師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十四至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范來沛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四

宋杜大珪編

王荆公安石傳

實録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薨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有大志慶歴二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代還例當進所業試館職安石獨不進特名試亦固辭知明州鄞縣通判舒州除知建

昌軍不赴名為群牧判官差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出知常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嘉祐五年四月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十一月申前命章又五上不許遂除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移判三班院同知嘉祐八年貢舉丁毋憂服除英宗朝累名不赴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及即位就除知江寧府名為翰林學士初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

曰以擇術為先上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堯
舜為法太宗所知不近所為不盡合先王但秉詐取子
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
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為
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
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渺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
輔朕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上留安石坐曰有欲
從容與卿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

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之賢亦必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自古患朝廷無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無由矣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

無小人雖堯舜之時豈能無四凶安石曰唯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豈能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除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上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上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朕嘗以呂誨為忠實嘗毀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

以言扞塞惟恐卿進用卿當力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河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御史中丞吕誨論安石十事以為慢上無禮見利忘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怙勢招權專政害國凌轢同位朋姦害政商榷財利以動揺天下疏奏安石求去位上為出誨知雜御史劉述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

錢顗又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與陳升之合謀侵奪三司吏柄願罷免以慰天下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旣抗疏論辨又申中書謂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才能且謂宰相曾公亮依隨叅知政事趙抃不能力救請罷安石機務留之經筵詔罷純仁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為中丞亦請罷條例

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覺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列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上不許時翰林學士司馬光當批答安石指言有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上以手詔諭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廹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令呂惠卿諭指翼日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

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天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御史中丞楊繪陳免役有難行者五御史劉摯

陳十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朋范育皆以言李定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三月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子雱兼同修撰固辭弗聽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内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啓廸迄有成功今解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益自任時論卒不與上疑之慈聖光獻宣仁聖烈皇后間見上流涕言新法

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亂天下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為觧乃已熙寧七年四月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顔色每輔臣進見嗟歎懇惻益疑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上固留之請愈堅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依舊提舉修撰經義明年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六月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初吕惠卿為安石所知縣引至執政

安石去惠卿遂背之安石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緣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鬬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安石子雱既病坐此憤恚而卒安石憂傷益不堪祈解機務九年十月拜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鎮南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懇辭乞以本官領宮觀上遣内侍王從政齎詔敦諭須視事乃還從政留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許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又累

辭使臣乃以本官為觀文殿大學士領使如故元豐三年九月拜特進封荆國公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四月癸巳薨年六十六再輟視朝贈太傅推遺表恩七人詔所在給葬事紹聖初謚文公配享神宗廟廷用子旁郊祀恩贈太師崇寧二年詔配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從諫議大夫兼國子祭酒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於從祀建炎二年夏以久陰不解詔百執事赴都堂給札條具時政闕失司勳員外郎趙鼎言

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禍貽社稷其源實出於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可以言政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廷靖康初廷臣有建議乞罷安石配享者爭議紛然卒無定論至是始決紹興四年八月吏部員外郎吕聰問請奪安石謚有詔追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歳居金陵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

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靖康初始詔有司取士擇經説優長者無專主王氏安石早有盛名其學以孟軻自許荀況韓愈不道也性強忮遇事無可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司馬光謂其泥古所為迂濶吕公著謂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自用護前嘉祐末韓琦作相安石糾察在京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安石堅不入謝意琦抑之會以憂去職服除三名終琦在相位不至神宗謂人言安石姦邪則過

但太執不曉事耳唐介謂安石好學惟護前初除安石
為翰林學士命下數日琦罷相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
也宰相在告進除目出侍從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辨
益強卒從之至議變法上未嘗不疑在廷臣交執不可
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甚者
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又以人言是非一歸之流
俗故二年間遍諫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
石不恤也久之上聞兩宮言意感悟安石因旱引去洎

復相歲餘罷終神宗朝不復名者凡八年云子雱旁

呂叅政惠卿傳　　　　實録

政和元年十二月癸巳贈觀文殿學士光禄大夫致仕呂惠卿為開封府儀同三司惠卿字吉甫泉州晉原人中嘉祐二年進士甲科調真州推官永興軍節度掌書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韓絳辟為三司檢法官宰相曾公亮薦為編校集賢院書籍遷校勘熈寧二年王安石辟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看詳編修中書條例遷集

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時方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
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
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乞選通經術曉政事之人主
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藝者為教授自京師至諸
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専以策問而學校
貢舉法俱以次推行兼判司農事請以見管常平封樁
米斛賤糴貴糶如淳化之制又請人户以等第出免役
錢募人充役父喪服除為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管句

國子監校正中書五房公事兼看詳編條中書修例除知制誥判國子監同王雱修撰經義兼判軍器監七年為河北東路青曹鄆齊濮淄州察訪使兼判司農寺呂為翰林學士時王安石以久旱請去位神宗久不許令惠卿諭安石安石堅求去出知江寧府惠卿遂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八年安石復相惠卿因對屢乞出會御史蔡承禧言惠卿弟升卿為國子考試官而惠卿第方通在高等事凡數十條有旨令升卿分析惠卿乃三

上表丐外詔留之雖復就職而與安石議論不合矣於是御史交章論惠卿崇立私黨阿蔽所親强借富民錢買田等事遂罷政事知陳州十年除資政殿學士知延州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築四堡以捍虜毋喪朓除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陛對請輔臣王珪同延邊時議欲復除惠卿鄜延不果移知蔡州落職知單州元豐六年復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太原哲宗即位復資政殿大學士元祐元年移知揚州引疾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時諫官蘓轍論惠卿奸惡及知太原自違命出兵西界落職為光禄卿分司南京蘓州居住尋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三年宣州居住八年復中散大夫提舉崇福宫紹聖元年知蘓州改江寧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二年復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延安府夏人猖獗舉國犯塞詔惠卿措畫邊防四年虜復侵軼惠卿復陳事宜條築米脂等寨會破夏羌於大沙堆俘獲甚衆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元

符二年徙節武勝軍加檢校司空移知杭州建中靖國元年罷節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崇寧初復知杭州改太原以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四年復罷節提舉崇福宫言者論其七罪以右銀青光禄大夫致仕復觀文殿學士五年知揚州移青州杭州大觀元年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移鄂州廬州三年復宣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四年復資政殿學士尋復觀文殿學士知大名政和元年過闕留為醴泉觀使未幾致

仕卒年八十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初熈寧新法之行也
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司馬光因言法不可變後數
日惠卿進講乃言法有一年一變五年一變三十年一
變者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
神宗以問光光力詆之且言不可使兩府侵三司職事
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條例惠卿不能對其後光遺安
石書言惠卿不可信後果背安石嘗爲手實法天下病
之神宗感悟尋亦罷去先是中書條例司乞罷制舉馮

京謂漢唐以来豪傑多此途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為終身之累制科遂罷有文集一百卷奏議一百七十卷莊子解十卷子淵灘洵沆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十四